

长命女

鱼女命长，记忆却短。
与君重逢，美如初见。

童亮——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长命女

童亮
——
著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长命女 / 童亮著 . — 成都 : 四川文艺出版社 ,

2017.10

ISBN 978-7-5411-4807-1

I . ①长… II . ①童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28392 号

CHANGMINGNÜ

长命女

童 亮 著

策划出品 磨铁图书
责任编辑 邓 敏 周 轶
责任校对 汪 平
装帧设计 果 丹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 2 号)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7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印 刷 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46mm × 210mm 1/32
印 张 10 字 数 210 千
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807-1
定 价 39.8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请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010-82069336

目 录

- 第一章 雪与酒 / 001
- 第二章 情与劫 / 032
- 第三章 肉与刺 / 059
- 第四章 茶与鱼 / 098
- 第五章 画与人 / 122
- 第六章 魂与皮 / 156
- 第七章 存与亡 / 185
- 第八章 真与假 / 198
- 第九章 爱与恨 / 239
- 第十章 我与你 / 287
- 终 章 识与忘 / 313

第一章 雪与酒

新历十八年，正月二十五，已是立春后的第十九天，去年一整个冬天未见的雪，忽然降临人间，纷纷扬扬，如同漫天飘着鹅毛。

就在下雪之前的半个时辰，陆姝给自己温了半壶酒，一小杯一小杯地独酌，喝得微醺，脸上微红，然后伸了一个懒腰，念道：“看花要看半开，饮酒要饮半醉，余生足矣。”

此话刚好被从门口经过的老奶奶听到。老奶奶停来说道：“年纪轻轻的，怎么就余生了？”

微醺的陆姝摇摇晃晃走到门口，扶着门框说道：“奶奶，我是一条鱼，说的是‘鱼生’，不是‘余生’。”

老奶奶连连摇头，颤颤巍巍离去，边走边说：“喝多了酒就说酒话。我年轻的时候喝多了还以为自己是小仙女下凡呢。”

陆姝知道这位老奶奶不是小仙女下凡，而是小狐狸变成的。她模模糊糊看到老奶奶身后长着一一条扫帚那么大的尾巴，

它努力地蜷缩着，生怕被人看到。

清醒的时候，陆姝是看不到她的尾巴的，唯有微醺的时候能看到她的破绽。

难怪镇上那个书生说“活在人间，最好的状态，大概就是半醉半醒。太清醒会凄凉，太沉醉会迷惘”。

半醉半醒，才能看清人间世相。

陆姝心中轻叹，做一只山林间自在的狐狸有什么不好，非得做一个夹紧尾巴做人的人。

老奶奶就住在这座无名山的半山腰，陆姝住在山脚下。老奶奶每天都要从陆姝门前过去，然后过来。

老奶奶自称姓白。陆姝一听就要发笑。

天下修炼成人的狐狸都自称姓白。狐狸都说得煞有介事，听的人早已心知肚明。

因此，陆姝还是一条鱼的时候，就想着以后该姓什么。后来，她决定姓陆。自己本是鱼，离不开水的，偏偏姓了陆，这种反差应该能掩饰身份。

认识老奶奶之后，她回想自己取名的缘由，忽然心有余悸。

不会天下修炼成人的鱼都自称姓陆吧？

可惜她还没有遇到过其他修炼成人的鱼，无法验证这一猜想。

也可能遇到过，但人人都有防备之心，不会轻易表明身份，或许就因此错过了。

晕晕乎乎的陆姝看着老奶奶的背影，想了许多。

老奶奶消失之后，陆姝回到房中，背对香床，然后往后一倒，仰躺在床上。虽然后脑勺磕得响亮，但惬意极了。

朦胧之中，她听到一个笑声，像是看了她的笑话，却又立即噤了声。

她立即朝门口和窗口看去。空空荡荡。

该是幻觉吧。她心想。

一阵睡意袭来，她想就此睡去，忽然想起鱼死之后才肚皮朝天的，顿时心中一慌，连忙翻了一个身，躺在床上进入了梦乡。

在梦里，她又回到了鱼游水中的时候。她跟着其他鱼儿在激流中穿梭争渡，无比畅快。

渡过激流之后，水缓了许多。她在水中抬头一看，看到了一棵开满梨花的树，树下坐着一位持卷阅读的书生。书生眉头紧锁，像是遇了解不开的谜。

书生的襟带一端落在水中，随着水流游来游去，仿佛有了生命。

她忍不住去啄那襟带。

她是羡慕人的，爱屋及乌也羡慕人身上的衣服。如果己有人身，一定要有很多很多漂亮的衣服。

没想到她的动作打扰了那位书生。

书生将目光从字里行间挪开，转而低头看着这条啄他衣襟的有趣的鱼。

她感觉书生正在看她，从水中抬头一看，刚好撞上了书生的目光。她忽然心慌意乱，往水深处钻。

这时，她听到岸上的书生惋惜地说道：“我又不会捉你，你跑什么呢？”

她并不怕人捉，如果能被人轻易捉住的话，她也修不到人身。可是她也不明白怎么忽然间就慌乱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她又从水深处往上浮。到了刚才的地方，她发现书生已经不见了。一阵风起，树上的梨花纷纷落下，如同冬天的雪。

她感到有些冷，哆嗦了一下，就从睡梦中醒来了。

往外面一看，大雪纷纷扬扬，有的雪花已经从门口窗口飘进来了。

“白雪却嫌春色晚，故穿庭树作飞花。”陆姝拢了拢衣服，走到屋檐下，伸手去接落下的雪花。

接在手心的雪花还没来得及看，她就发现庭院里的雪地有些不正常。

从窗外到院门口居然有一串人的脚印！

显然有人趁她醉酒睡着的时候来过这里！

那串脚印只有鞋尖朝外的，没有朝内的。想必那人来的时候也没曾想今天这个时候会下雪，又因什么事在这里耽搁了一会儿，走的时候便留下了这么醒目的痕迹。

而她喝得晕晕乎乎，全然不知！

陆姝赶紧顺着庭院里的脚印走到了院门口，看到那串脚印一直延伸到了院前的大路上。

大路上的行人多，路上的雪早已被人踏化，变得泥泞。而从她院子里出来的脚印就如一条跃入水中的鱼，消失得无

影无踪。

从这条大路一直往北，走两天一夜，便能抵达皇城，皇城名为洛阳城。当然，这条路不是通往洛阳城的主干道，路不够宽也不够平坦，驿站几乎没有。但是有些人为了走捷径，会从这里去洛阳城。

皇上的八百里加急常常从这里经过。陆姝常在夜里听到“嗒嗒嗒”的急促的马蹄声。

偶尔也会有押解地方官员的囚车从这里经过，那必定是皇上有意交代的。囚车上的人必定是皇上痛恨的人，走这条路的话，囚车非常颠簸，又没有什么补给，到了晚上只能以天为被以地为床，受的苦要比走那条主干道多得多。官员大多过惯了舒适生活，经路上这么一折腾，很多没来得及面圣就死了或者一病不起，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。

陆姝见脚印找不到了，只好反身回来。

她又温了半壶酒，却没了心思喝。

这脚印到底是什么人留下的？

若不是今日忽然下了雪，都没有办法知道有人趁她睡着的时候来过。

那人是今日恰巧来的，还是往日里也来过，但是她没有发现？

她起身去各个房间仔细检查了一遍，东西未丢一件。她仔细想了想，以前也不曾丢失过什么。

思来想去，想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
在她斟了一小杯酒要喝的时候，外面响起了脚踏雪地发

出的“嘎吱嘎吱”声。

她心想，莫非那个人知道行踪暴露了，于是回来自首了？

她放下小酒杯，欠身往门外探看。

一个一袭黑衣、头戴斗笠的人已经进了院门，走到庭院了。

那是她认识了两三年的老相识。虽然她还不知道这位老相识的名字。

这位老相识是只猫，在人间已经有三百多年了，尚未修得人身。目前寄居在无名山另一边的一户王姓人家里。

是的。用老相识自己的话来说，这是“寄居”。它还没有人身，不能自立门户，免得被人识破。而且混迹人群之中，多多少少能沾染些人的灵气，有助于修炼人身。

而陆姝觉得，这样多多少少也会沾染些人的习气，损耗修为，反而不利。

她跟它说过这样的话。

它不以为然。

“我不是依靠他们，是他们离不开我。我不是他们的附属，我是他们的主人。他们供我吃，供我住，还要讨我开心。若不是看在他们诚心实意伺候我的分儿上，我早离家出走了。”它说。

陆姝便不再相劝，毕竟世间万物各有各的活法。

老相识的脚步奇轻，要不是今天有雪，陆姝是听不到脚步声的。

“又喝酒呢？”老相识看到陆姝正欠身看它，便主动打

招呼说道。

陆姝点点头。

老相识走到门口，将斗笠脱下，拍了拍上面的雪，然后放在了门口，接着抖了抖身子，将身上的雪抖下来。

陆姝见它抖身子的时候跟落水的猫抖身上的水一模一样，忍不住“扑哧”一笑。

它的脸初具人形，但眼睛的瞳孔还是一条缝，鼻子还是湿润冒热气，胡须还是往两边撒开的猫胡须。一笑还是猫脸模样。

它的修为还是太浅，处处都是破绽。

它不以为然，走到桌前，将她斟好的温酒先喝了。

“真是好酒！”它赞叹道。

“能不能用你的杯子？”陆姝从旁边又拿出一只小酒杯来。那是她给它备着的。

“呵，王家的人都用他们吃饭的碗给我装猫食的！”它得意而又不满地说。

“在这里就得听我的。”陆姝将拿出的小酒杯塞给它，然后给它斟满。

它摆摆毛茸茸的手，说道：“不能喝了。回去让王家人闻到酒味，我可就穿帮了。”

说完，它又问：“你这里还有莲子吧，给我吃两颗。我只吃莲子心，莲子米你还能留着煮粥喝。”

夏秋季的时候，它每次来这里都找她要苦瓜吃；没有苦瓜的季节，它每次来都要莲子心吃。

陆姝喜欢喝莲子粥，附近池塘里的荷花结出莲子之后，她便采莲回来，将莲子储存。

陆姝起身去取了几颗莲子来，放在它面前。

它高兴地剥开莲子，取了中间一点儿绿色的莲子心，放入嘴里，顿时苦得它龇牙咧嘴。可它毫不犹豫地又剥开一个，将莲子心又扔进嘴里。

“哎，你就这么喜欢苦味？”陆姝问道。她早就想问了，今天才说出来。

它摇摇头。

“不喜欢？不喜欢你还吃？”陆姝迷惑地问。

莫非这猫有受虐倾向？这么一想，她暗自打了一个哆嗦。

“还不是为了尽快修得人身。”它像是受刑一般面目痛苦地将两个莲子心一起吞下。

“吃莲子心跟修人身有什么关系？”陆姝茫然问道。

吞下莲子心之后，它如同刚刚受完刑的犯人一样稍微放松而又萎靡地说道：“三年前我听到一句在人间流传颇广的话——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我茅塞顿开！前几百年的修行都是走了歪路。原来吃苦中苦，能成人上人！我多吃些苦，不求成为人上人，只要成为人就行了。”

陆姝一愣。这句话的本意好像不是这样的。可是见它刚刚吞下两颗奇苦无比的莲子心，她不忍心立即戳破，犹豫片刻后点头说：“也许是的吧……”

可能是嘴里还有残留的苦味，它将陆姝给它斟好的酒倒入口中，像漱口一样在嘴里咕嘟了几下，然后咽入肚子里。

放下酒杯，它已然有些醉意了，捋了捋胡须，挥舞着爪子说道：“你可知道，最近皇城里出了大事？”

陆姝漫不经心地问道：“什么大事？”

“皇上心爱的宝物失窃了。”它说道。

陆姝心想，我最心爱的是柜子里的衣服，倘若屋里进了小偷，其他东西被偷走也就罢了，再买就是，要是衣服少了一件，那是必定要去县衙申冤捉贼的。

虽然衣服也可以再买再做，但衣服跟其他东西是不一样的。

“那皇上一定很伤心。”陆姝同情地说道。

“嗯。皇上已经下旨，无论如何要将盗走宝物的人捉拿归案，要将宝物完好无损地找回来。”

陆姝觉得皇上对待宝物跟她对待衣服是一样的。

“可是你知道吗，据说那个盗贼逃到我们这里来了。官兵已经到了山那边，挨家挨户搜查呢。你要小心一点儿，说不定那盗贼会躲到你这里来。睡觉的时候可要把门窗关紧喽！”

陆姝顿时心中一慌。刚才醉酒睡觉的时候她没有关门窗。

莫非外面那些脚印是盗贼留下的？

老相识醉眼迷离，脑袋一歪，趴在了桌子上，紧接着鼾声响亮。

“酒量真是太小了。”陆姝摇摇头。

它的修为本来就浅，酒劲一上来，法力便全无。它很快变回了一团猫，蜷缩在桌子上。

陆姝将剩下的酒喝完，然后一边看外面的雪，一边等它醒来。

等到傍晚时分，它还没有醒过来。

陆姝扯了扯它的尾巴，它没有一点儿要醒过来的意思。

陆姝心想，它在王家人的眼里那么重要，如果天黑了还不回，王家人应该会着急到处找的。

于是，她加了件衣裳，抱起它，想要绕过这座无名山，将它送到那户养它的人家去。

她本想翻山过去的，但是落了雪的山路湿滑，容易摔跤。再说了，翻山的话必须经过老奶奶住的地方，免不了又要听老奶奶絮絮叨叨一番。

更何况她听老相识说过，老奶奶每年都要带一个年轻男子到半山腰去，只见有上去的，没见过下来的。

她还听人说，有人见老奶奶嘴里咬得嘎嘣响，便问老奶奶吃的什么。老奶奶说她吃的豌豆，豌豆没炒裂，只能放在嘴里慢慢磨。那人见老奶奶掉了两颗豌豆在地上，等老奶奶走后，那人过去捡起来一看，哪里是豌豆，分明是一块块碎骨头。

那人大概没见过老奶奶往山上带年轻男子，所以认为老奶奶有啃骨头的嗜好。

而陆姝先听了老相识的话，再听那人的话，便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

因此，她能避开老奶奶的时候就避开，老奶奶经过她这里的时候能不搭话就不搭话，除了刚喝完酒的时候。

对她来说，偶尔说些平时不敢说的话，就像鱼儿偶尔需要吐泡泡一样，不吐就会憋得难受。

镇上那个书生酒后喜欢吟诗，她认为那也是说话，也是吐泡泡。

陆姝抱着老相识出了庭院，踏着雪绕着山，往姓王的那户人家走。

走了不远，她听见前面响起了轻快的马蹄声。

转了一个弯，她就看到了三四匹马，马背上有穿着锦衣绸缎的人，那些人的腰间挂着雕花牌。她知道，这些人是朝廷派来捉拿盗贼的。

领头的那个人长得英俊，脸上却冷冷的，像被大雪天冻住了一样面无表情。他身后的披风被吹得猎猎作响。

几个人中就他有披风，表明了他身份不同。

“喂！小姑娘，站住！”他凶巴巴地喝道。

陆姝吓了一跳，随即不服地暗自心中嘀咕道，小姑娘？老娘修炼了六百多年，你叫奶奶叫小祖宗都不为过，居然敢叫我小姑娘？要不是你身后还有几个人，我非把你扁成武昌鱼不可！

心里虽然这么说，她还是乖乖地站住了。

“你是这里的人吧？”他居高临下地问道。

陆姝微微欠身，施礼道：“是。”她心里却大骂他是笨蛋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在这里行走的难道不是这里的人吗？

“那我问你，此山叫什么名？”他问道。

“回大人的话，无名。”她回答道。

“没有名字？”他问道。

“此为无名山。”她说道。

“哦，没有名字的山。”他点头说道。

“它就是无名山。”她耐着性子说道。

好气呀，可是还要面带微笑。

“好吧。没有名字也别有一番意境。既然如此，我就给它取个名字吧。”他抬头往山顶上看了看山上的风景。

陆姝一头雾水。既然没有名字也是一番意境，你又何必多事取个名字呢？这么笨，又自相矛盾的人，是如何做官带兵的？想来必是纨绔子弟。

“从今以后，它就叫无名山吧！”他大手一挥，兴致勃勃地喊道。

陆姝再也忍受不了了，对着他直翻白眼。

他低头一看，恰好看到她的白眼珠子，惊讶不已，俯身道：

“哟？这小姑娘眼神不好？”

说完，他将马鞭插在腰间，将手伸到她的额头前上下挥舞。

“没瞎呢！”陆姝没好气地说道。

“那你翻什么死鱼眼？”他问道。

陆姝心里“咯噔”一下。

“呸呸呸！不吉利！鱼眼就鱼眼！什么死鱼眼！”陆姝愤愤道。

其他几人哈哈大笑。

他那冷若冰霜的脸也终于有了一丝笑意。

“死鱼眼有什么不吉利的？”

“是眼！不是鱼眼！更不是死鱼眼！”陆姝急忙补充道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小姑娘，我问你，你要说实话。今天你可曾见到什么可疑的人物来过这里？”他又板起了脸。

他身后一位士兵大声道：“皇上心爱的宝物被盗贼偷了，我们一路追到了这里。如果你说谎，那可是欺君的大罪！”

陆姝连忙摇头说：“没有！”

“真是奇了怪了，应该就在附近的，怎么没有了呢？”他眉头皱起，然后将手一挥，“那就走吧，我们去别的地方找找。”

说完，他扬起马鞭，鞭子尚未落下，马儿就撒开蹄子飞奔起来。

其他几人急忙驱马跟上。

陆姝这才想起中午时分在雪地里看到的可疑脚印，想要喊他停下。可是他们已经不见了踪影。

路走了大半，老相识却醒了过来。

它的瞳孔大了许多，不再是一条细细的缝。

“哎？这是哪里？你要把我弄到哪里去？”它问道。

陆姝吓了一跳，差点儿撒手将猫扔掉。

“天哪，猫怎么会说话？”陆姝神色慌张地看着手里的猫。

很快她就反应过来了，这是只修炼了数百年的猫妖，自然会说话。平时她与它相见，它都是半人半兽的样子，会说话也就不奇怪了。乍一见猫的模样且发出人的声音来，她不